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目錄

藝苑

金琮　浦澤
王良　吳偉
孫一元　唐寅
張靈　沈周
郭詡　張詩
孫宜　盛時泰
盧柟　宋登春
郎瑛　錢同愛
王寵　陳鶴
彭年　陸采

溫陵黃居中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

藝苑

詩人徐方舟舫墓志　　宋濂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絹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謔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

此壁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爲驩共酌酒而别别辭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頹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䕫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濂速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眞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䕫以舊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

俠氣好馳馬試劒兼善攻毬蹴之戲覩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憣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
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
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
莫若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
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盡取而諷味之鉥
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
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
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糜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瑶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炊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衆至正丙午正月九日

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之墓

孫仲衍傳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性敏邁儀觀偉然于書無所不讀爲詩文多不屬藁伸紙行墨俄頃輒就初若不經意而氣象雄渾興喻深致駸駸乎有古風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戊申征南將軍廖永忠至真屬蕡爲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傷一人而南海晏然者蕡之力也永忠徵蕡與郡彀三年庚戌開科蕡三試皆在高等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爲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虛蕡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爲翰林典籍宋濂樂韶

鳳詹同輩亟稱許之八年預修洪武正韻踰歲侍奉
常節監祀西川居翰林三載外補平原簿以事逮繫
有旨輸左校板築附坐都門謳吟爲學聲監者以聞
召至誦所爲詩率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拜蘇州
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
異平日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贊名迎置家塾
是歲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贊不答賦一詩
長嘯而歿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隨其行葬之安山
贊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
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多數軼其祭竈文見郡志中洪

武戊午臘月下澣廿有四日玄陰告晏景翳虞淵雲

歛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徙倚南軒猬節寄

傲奴流喧譁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茲之

夕適追歲除竈神趣駕入覲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

居宸旒翼翼有嚴走趨文昌桂籍廷尉玉符雷師鼓

肇太乙啓書疏名某某以定賞誅吾儕小人職主中

饋瓢長杓短米賤鹽貴奴婢笑嗔雞鳴犬吠柴荆痕

籍血毛腥穢晨昏歲時多負罪愧匪神包容恐獲罪

戾霓旌戒路茈闕洞開肉糴黃道符乎太階東升振

鐸艮風徐來飛廉前導列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導

豆餳糖馨香菜果鮮茂鵝鴨全牲米糕羹粿飲神醉
飽楮鏹爲壽口甜舌甘便利進奏矜茲愚頑恕曲蒙
覆孫子曰嘻有是耶盍畢具予鬱陶予衷久欲上訴
倘因神明得剝其故於是拂裳正巾屏息凝冏仰天
叩頭寥竈進步數斂陳詞神聽無怒惟神明列五祀
德具五行功存既濟位配離明調和鼎鼐烹飪穀蒸
翕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實託衆生老幼耄艾
惟神是憑其在孔經于夏有事迎尸奧室儼若煙祀
非時媢瀆犯誑違議臣之於神其缺略也多矣茲者
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送行

志猶勁威如怒彪氣如炊饑寧甘溝壑殞絕其性嗟
來可食蒙袂斯病於山可出抱樹非正餔糟啜醨斟
彩埋瑩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轍更
絃毀裂冠冕焚棄簡編鄧林擲棄麗水投鉛言歸狀
美步習輕便突拂婉變媚俗稱賢左擇豪曹右挽繁
弱臣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時錫爵揚威玉
關圖書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豫奴起第洛
陽朋游滿座女豔成行雲擯綺穀鼎沸笙簧綠橫蒙
頭蒼鷹在手臣學黃賢倘徉花柳登場鬪雞蹴鞠賭
狗結交醉徒終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壑臣學五

本

侯同日受封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譽壓三
公載胥其轅載秣其馬臣學子長徧歷天下楚水泰
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胃次披寫龍蟠丹鼎鶴唳紫
烟臣學方朔去爲神仙日過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
極瞬息千里撥草參禪含光蓄耀臣學達磨靜觀衆
妙大垂寶花日麗靈竅塵空道成萬古凝照盡以臣
之熱東置高閣四舟洙泗輟掉關洛望龍伊周結交
管樂放意舒頹解粘釋縛逍遙爲城浩蕩爲郭滔乎
大荒亦孔之樂天帝伊邇必從臣求神明有靈可達
此不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作神壽言訖

再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側耳靜聽時夜將卒霜雪淒淒句陳影轉析木光低斂月入戶靈風振帷車從雜遝若神來歸恍惚夢寐有告予曰嗟爾來前帝有德音用其聽之罔敢弗欽帝聽爾詞怨至愫惻金童嗟嗟玉女嘖嘖爾詞雖若適則未通身若泛梗意如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災吉凶順受其正貴賤脩短莫非自然枉道以求徒取咎衍盜跖之壽顏回之夭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其㨿匪義其依此用之分爾其安之爾雖不豈亦未爲游遨於夢中開爾先覺醯雞蠛蠓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豁爾

殷憂弘用高識配巳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彰
遁息于起拜命服之無斁

陳亮傳

陳亮者長樂人也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窺明興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按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倐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爲小樓號曰儲王淵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棅爲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汎閩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偈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爲詩冲澹悠然有陶[illegible]之風

滕先生克恭傳　　李濂

汴城東北二十里埜有滕學士冢云余少游鄉校時時聞長者談說故學士滕先生之文行心竊嚮往之求其著述不可得遍訪者獲睹其所著謙齋稿春容雅澹有足觀者顧殘闕曼漶存者十一二而其所著春秋要旨竟不可見矣惜哉先生姓滕氏諱克恭字安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歲更號謙齋父敬甫教子耕讀不求聞達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經歷母李氏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幹事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善人先生其仲子也性明敏力學好問博通經史

尤精於詩書登至正壬午進士始仕爲江陵錄曹公廨稍東有幽江亭遼亭盡植梅江澄景霽芬郁可愛先生簿書之暇輒杖藜散步徘徊佇玩間發爲歌詩以寄一時之興而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尋致仕歸值兵亂避地錢塘與鐵崖楊廉夫相友善先生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時中原未靖欲歸不可得而先生懷鄉之心時見諸吟咏其寄李提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遠信秋憑鴈遊魂夜到家兩江催殺掠四海廢桑麻何日重攜手春風泝水涯送段大使還詩曰長淮春

杳暮雲橫君到表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
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
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爲問柴荆嘗與諸名勝讌集
江閣酒酣先生口古念奴嬌一闋擊節自歌之聲振
金石一座盡傾咸舉觥起曰今日滕先生高倡爲江
山增槩願書之閣壁以垂永久先生悵然從之其辭
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馬牛風逸客思淒迷重九
過霜重井梧彫碧往事難憑佳辰易失到處鴻迹
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臆回首淮海煙塵兵戈阻紀
難倚西飛翼獨倚夕陽工閣遍衰草斷雲何極便解

征衫撇犇一笑花下重酣適免敘人道西風門掩秋

叙

國初天其定河南先生復歸故里洪武辛亥甲

子二科河南鄉試守臣重先生名兩聘入貢院爲考

試〻壽百餘歲終于家子礎守欽儀有隱德著宗譜

圖說

顧仲英瑛傳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築别業於茜涇西曰玉山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

隱於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畧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稾曰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傳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之長天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始祖泰和宋皇祐裏溪都巡檢復徙湫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沖襟粹質淵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瀏園張公翥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結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篆氏趙集賢雍篆隸等家甚貧秖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亦能歷歷剖析纖悉不

華南臺御史丑閒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
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
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歎曰一檄而喜所以
爲親祿不逮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
老矣太平幸矣願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巢蘇
菁蘋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枝泯塵身自爲之閒
遐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
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
孝稱由避兵家松北泗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
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
二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
不與焉

楊廉夫維禎墓志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鹽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脊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虔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崙五季時錢氏有國崙

仕至丞相自請爲浙院嵓之孫都兵馬使徙浙水
東又分爲浙左院倅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
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好
善嗜義門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安贈奉訓大夫知
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
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嘗縣君有妊夢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
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
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
學甬東辭廐馬以益衰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黄氏日

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惟曰此頗不多於良馬邪躬爲
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
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
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
鵰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蝟結蚍蜉不
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
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
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
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丨惻原墓族屬有爵墓
者植竹節於前節發蘖牙枝葉縱如也自是不謝銓

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寃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擧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洪迹浙西山水間及入 國朝天下大定詔遺賢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

別九山行窩窮且萃我挂頰捘中呼左右謂曰吾欲
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握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
擲筆曰九華仙游君招我我當往車馬候吾且久遂
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
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
書于郡守林君公廢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
地華亭縣修行鄉千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從葬焉
君初聘錢氏忽罹惡疾錢父母請罷婚君卒娶之來
尋忽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來[illegible]
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illegible]

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錢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歷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瑞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旣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淩厲驍騁將逼盛唐縣閱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嵓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爽沖無一芥蒂懷過天
爽氣清時躡屐登山肆情彩眺感古懷今直欲和豪
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書𦨴於龍
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
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遂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
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謌白
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盼生
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譏亟罵曰昔張籍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豈
人邪益君數奇諸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

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遁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冒受金緡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

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
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
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巳
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
愈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
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
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眞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
君志遂情安稍趄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
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旣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
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

其延縣而弗絕則其煮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

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鐵笛道人楊維楨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雲中家荊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蔡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

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友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色道人性辣豁與人交無

疑二雖病齒篤坐不扶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
善奕書謂奕損閒心畫爲人役見郎駭去至名山川
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職激非常人所能測也
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昆易顧瑛爲
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見心清容叟釋信爲方
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
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謠吟五
十卷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號冠鐵葉之卷
兮服兎褐之蹤躚雷浦之濱兮鐵崖之巔兮陰呼陽
兮役坤載乾萬籟不作兮入金帖于天其淼罔之傚史

今緱山之遊仙也耶

高季廸傳

高啓字季廸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無論事揮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啓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而已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旁睨若無人見啓詩大驚禮為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薄暮　上御闕樓召見啓問其對大悅擢戶部右侍郎力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先是啓嘗為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為吳守為徙居城中延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興辨郡治讒者

搆之雁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於難時年
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窺爲
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釆奐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
使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
有集行世

錢更生甦傳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於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得名會有　詔募撰祭元幼主文甦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待復吾中國之國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　上得之大喜即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甦初名沂字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廸代之死故易今名曾孫昕字景寅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愼著稱

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秋坡黎貞傳　　黃佐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縱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秋坡學者稱之曰秋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漾漾未沒貞亟没水以手挺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五羊孫蕡狂者才美絕人為文章操筆立就次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為詩文滔滔自胷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巳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

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慱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鄉閭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忽忽彼力稽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自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秋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遼時孫賛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衾之殯斂如禮奉

柩葬于安山之陽與衣棺其事爲文祭之讀者莫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遠歸也適巳薄暮明月满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胸次脫洒此類也

處士雲林先生倪瓚墓志銘　　周南老

雲林倪瓚字元鎮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詩知其為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為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

厥後族屬寖盛貲雄於鄉高祖仮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燿大父椿父柄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毋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强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吝以為俚俗紛華事其師葦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為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宦游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為不以兒婦人語廢尊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藹藹如春陽之和刮靡豪

習未嘗爲紈綺子弟態談辯絕人亹亹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閟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門竹梧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巳平生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閒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

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處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衒鬻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尚張天雨錢塘俞和受之爲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處士來吳常主余家山肴野蔌促席道故舊世亂流徙未嘗蹔見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爲別

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
草木俱腐何足任不朽之托雖然詎可嘿然忘言乎
輒舉其槩爲銘以昇之聊以紓哀云爾

南宫生宋克傳　　高啓

南宫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偉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闘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主飲或曰彼酗不

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過生客次顧生不下㠯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徒兒帶刀策馬躡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援事析理泉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傷𢿘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

雖貧然舊事故人或饋酒肉直名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聵疾不能蘇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頗似貴君卿蔡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閉門寡遊逈闢一室庋歷代法書關異漢碑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忠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歛聚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遽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高蓋尚俠末矣欲書於兵則桀桀生

所先曉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韜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遷遠道德者異矣

宋仲溫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跌宕不羈好馳馬試劍究韜略將北走中原會道梗弗果家居以氣節自勵性亢直人有過輒面折之無少容與人論議據事析理期於必勝一旦厭事杜門謝客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章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瀾倒然妙處終不似也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實克族人稱爲二宋

王古直佐傳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合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併捕候者詢其事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桀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元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邪使三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皆主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

使主定斬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書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丸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爲泡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値掾吏至曰遽敗吾興捽掾欲毆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過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乘爲爵祿鬪邪盍科舉乎則答曰

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顯應宮道士請主師座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
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
或問之故曰彼不吾瑕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大賢
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
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遇
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說者曰方石先
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惟可笑事何
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
名跡不置古直曰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

道者邪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

作王古直傳

野全謝先生琇墓志銘　　顧璘

國朝詩至成弘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清婉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主沈雅並尚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踔詞苑附冶其模範謝得其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嘆呼為奇童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公元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苔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峯術然賞謂雖長宿不以逃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為南考功作楃

[illegible]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器局倜儻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將擬謝廷諸郎公侯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藐不加意每應舉率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局脊轅下邪且鵷鸞其儀者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既往之誤也退耕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全先生又以其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采毫錄東村稿西

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錄總若干卷臨終呼其子少南曰爾能貴我乃圖志吾墓弗能毋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既葬若干歲少南乃舉進士任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遇詔恩贈公如其官以文行茂異尋名入朝改監察御史今年妻亾乞假護子還得拜墓下屬進士陳君鳳具狀請余銘之嗚呼先生魁岸磊落苟得勢發所停畜振起頹政轉移卑俗詈若舉殆顧令齎志長逝而使吾徒永嘆于梁木今且忍銘之哉敘曰公姓謝氏初名棒字文卿一字子家夢神授其名曰承舉遂行齋先世贛人國初徙

陵後從　文皇偶遷于京三世烈考諱芳仕終永州知府致仕歸京始籍上元妣張氏封宜人公生于天順辛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嘉靖甲申三月十有七日春秋六十有四

隱君徐子仁霖墓志銘　　顧璘

自前元趙孟頫以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溫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子仁出以其超頴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緯登神品餘若眞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幣走其門求書者恒滿賔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襲爲珎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如李北海風夫士亦患無聞類草木耳如君可謂成名哉嘉靖戊戌年七十七以七月二日卒于家訃傳于郢

余悒痛累日時太僕陳君曾南亦卒甚痛鄉國雅文之凋喪也又一年其嗣子基乃緘禮部主事許子穀狀至乞銘其墓余嘗受君託欲銘其母碩人之墓而不獲就安可再負哉按狀先世蘇之長洲縣人高祖蔚州守伯時始遷松之華亭祖公輿以事謫戍南京考思誠仍居松君六歲見背實從兄震而來前母蔡母沈禱於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復夢登浮屠墜而寤遂生君廣面長耳體貌偉異儀神夙解不同常兒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能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呼為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驩

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章開啓益起督學
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塈每試必稱曰奇才
奇才然任放不諧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詠黜
落君曰已矣士固能自貴豈專在青紫邪由是博極
羣籍究作者之情嘗曰詩文以理致爲宗達斯通登
大雅否則雖金鳴錦爛但浮藻無益也故平生不易
下筆但一篇成人競玩誦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
得其揮灑重于金玉　武宗皇帝南巡近侍乚其詞
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一品服及雜器命扈
從還京將授美官會　武皇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

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于城東廣數十畝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況卉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訣又能自度曲栱消之文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蓋無日不暢如也所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所著有端居詠遊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雁蕩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會要以系出松自號九峰道人或稱為快園叟或羨其美鬚髯又呼為髯仙老貌豊潤行步似飛雖寒暑刪書不倦忽病遽逝或痛其無官許子曰藝擅一代名震八

極玆其人可再得乎其敘于行狀者甚盡其夙榮允
原可瞑矣娶趙氏無子以基嗣與兄堂共治其喪皆
震子也將以壬寅正月三日葬君于新亭鄉祖塋之
次

朱性甫先生存理墓志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仕又不隨俗爲塵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册呻吟以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養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聳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又甚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歿明年性甫又歿自兩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爲傳不果及是劵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

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是時東南名士若吳與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為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文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為友視諸公為親葢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閒人

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躡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敘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遠於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約距晚歲書酒婆娑益事閒曠或時乘酒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

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
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焉

金元玉琮傳

陳鎬

金琮字元玉世爲儒醫琮稟賦穎敏自爲兒時與羣兒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半棄去謁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少休既充然有得乃下筆爲文章出試憲臺浮梁戚公一見驚曰此子當爲名士既累不偶于時益肆力問學暇輒怡情吟詠尤酷嗜字學初學趙魏公得其眞似晩師張伯雨更神似可愛求者無虛日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視淸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倜於自王公貴

人雅相顧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
參贊南京時嘗擬薦于朝不果以弘治辛酉八月十
五日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夫多悲悼之弟璿姪城汌
俱文雅克稱其家

浦小癡澤傳　　朱綵卿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邨於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脩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求書者屨爲文錯陸文裕公顧御醫最重之互爲所殺內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吳郎之吳邀走燕趙郎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帶芥與人交不爲重輕慎言齰忻所善家事毫髮不泄川兩家有交惡語入耳必曲爲解

紛不作呫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此賢之性嗜酒不得若饑渴凡諸故人宵宴密坐名亦至不名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颯沓極盡遺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躡節陳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興不釋雖客散主臥獨需一豆一觴自爲答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待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贊顧君德代爲子母以給故索中常滿三百錢值當意者即解索中錢市酴醾接殷勤或悉

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夜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雞鳴山舍於緇廬與常泰上人厚善逐通其空壁不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廛於僻所設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筍片所嚼帖百卷醒則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廊況率皆授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人然於諸所善家弔喪問疾事未嘗廢也

野史氏曰余爲童子時則先人言故尚書張公始以師事余大父御史後與澤同學書於陸文裕公

所至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人主心進爲大吏稱尊顯矣澤乃藏名布衣浮沈於世終身無戚戚語此其胷次有大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澤眞知道哉

王翁良傳　　黃紹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淡彩作禽鳥瓜果花草間出山石林藪莽蒼幽岑或奇或巖或怒或嬉或危或聳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沫汀林之態又間作茅屋竹樹雲氣點逬人物灑灑益可翫於乎技耶臻斯也乎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恍恍若有事咨焉似急揮而迅注而兩眾妙合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為妙也故為傳示其子翁諱乾字一清初號藏春史號天峰吾郡臨海人翁既成尺幅人

罕得之諭曰昔庖丁解牛進惠文君以養其生予初不知其說既而觀王翁採𥿄染素始信有之天下事物多矣天機之動淵微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獨翁書哉

吳次翁偉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與俗殊諸求者非其人不應雖奉與之呢好一言不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具禮聘渡江闕譽日起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潑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色 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

處奴覩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奴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悶躁而豪客競集妓侑之　孝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衛百戶賜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蒙恩祭掃武昌數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得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　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卒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太白山人孫一元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閒放人也終吳越閒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顛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躋衡廬踰河涉泗瀨闕里登岱嶽之峰宿日觀觀日出爲奇之駭叫狂走人以爲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日以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及時事山人則
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
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
why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
山人魅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

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悁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徒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以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

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孫一元傳

殷雲霄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將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登閬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蜿蟠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來元氣兮遊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目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喜盛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若不聞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揚

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闞海門月餘别去
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
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
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唐子畏寅墓志銘　　　　祝允明

子畏死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輕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

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秪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為第一人己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訐于朝

言與主司有私所連子與訴馳救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與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與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潦歸而不往或勸少貶與時亦不失一命子與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翛翛遨游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覽歸將復游四方得疾久少瘉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微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烏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

見我一斑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予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與寄遐邇不以一時毁譽重輕爲趣舍予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與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愼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媢疾者先後有之予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諦且矯樂其蔫吏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桎伐湊割眚備牧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

靈大略數百歲一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且已矣此
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
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寃宜如何已于畏爲文或
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爲鍜鍊功其思常多
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旣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
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
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馬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
子畏毋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
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
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

履吉之子墓在横塘王家村子旲羅禰後歸心佛氏
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
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申亦佳士
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聯
桃天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裵裒星
辰上下兮雲雨灌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翚錆璪
兮金芝之葳蕤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張靈傳　　　　閻秀卿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業闤闠至靈始讀書好交游為俠客至不過具醪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游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游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舂矣睡何為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為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盡子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貰貰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望登高不過募其

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
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
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天奉卿子
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貂笑曰
丐者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扑握
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扑握
兎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即揮毫不已衆驚詫抵
舟令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邏賈使人察之不見也
皆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
殊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博古相高適鄉人方誌

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盡扼嗒不自遣寅曰予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寅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棄豈無雄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湖汈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盡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銜鑿落耶需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沈孝廉周傳

張時徹

吳有隱君子曰沈周氏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別號石田人因稱石田先生亦曰沈孝廉云先生大父曰親菴徵君以詩名江南而先生世其家學亾他勤也而精於論肆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雜家言博覽無所不窺方其華齒綺文麗藻已流傳人間莫不以爲奇珍魁品也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時眺聮山川擎攝雲物灑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追踪晉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先生雖與物無忤而披襟吐赤者十不一二惟吳少宰寬都太僕穆文溫州林

則其莫逆交也此三人者葢世所稱篤行慕古金玉偉人也父沒遂捐棄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勸之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徼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葢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枕席滌厠牏以爲常母欲有所如往輒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葢孺慕者終其身毋與一鄉嫗故相驩也而鄉嫗災於爇攸無以爲家母念不置先生跽而言曰大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共飯是鄉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矣家無羨積而慕義無窮孳孳好赴人之急病與藥死與棺瑣

尾流離不問誰何輒捐囊中錢佐之天寒雨雪里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課其囷廩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其失者姓名徧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爲謝固卻不受曰是何足爲乃公德乎其於宗若姻戚則爲之拯濟貸則不責其償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成之束脩之儀往往出力資助異之有成鄉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以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隊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君所從得先生曰客何問也客曰

公幸無詑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印全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嗤呵售者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閒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遜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毋以散人溷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閧河干屐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衎所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雅重之行臺諏咨治

道然非其好也後廵撫彭公禮見其咏石磨詩詗旨
淵箸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以謝不往牧守令
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款之幕下者先生
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
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
之命郎公賜渥矣公益歎異焉後有曹大守者新構
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
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
母第畱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
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

而求免於貧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詞問誰謂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書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謝過吏卒救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谷出肅曰間

閭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為禮素田家饔飯之而夫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為謝卒亦不蒲伏庭階也余聞之黃井氏云論曰人有恒言售玉視厚售鼎視久以今覩於沈先生何弗然乎夫弋華獵譽青紫為之先驅馳騖仁義之途則榮名猶槁葉也彼沈先生者世所稱藻翰丹青人也今觀其白首純孝此與曾閔何殊哉乃若介潔不汙脫離世網即伯夷巖穴之流不是過也學者乎居集業稱說先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乃其見諸操尚娖娖仳仳其不為優伶馳騖之行者益寡矣此其視沈先生何如哉於乎

先生逝矣乃海內士稱其藝而不稱其德果若人言
則國朝著名獨行傳者竟何人哉竟何人哉

郭淸狂詡傳

陳昌積

郭淸狂者泰和義井里人也名詡字仁弘其先曰禎錦衣衛百戶曰和蘇州府同知則其父父大父行也大父曰平立父曰祖禮攢伎重爲邪淸狂其中男也魁岸瑋麗身肥白如瓠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桼然賢于昔業者忽置冊嘆曰夫務浩觀者遂其瓌瑋之思也立極藝者著夫問流之跡也拘學則不然循咫尺之諷誦市榮當世此與蟬蛸何異喪四方之志矣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于是南窺九疑踐衡嶽轉湖建康東入吳越折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鄉觀孝

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諸
也其後肆意手撲即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
肆爲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
以自寓其逍遥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壯
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詡畫莫不延頸願
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濟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
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詡心謬之瞠目數屋
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踉蹌狂趯叫眔跳號而去隆
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侍蕭敬異其能啗以錦
衣衛世官詡言平生不任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薄無

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力却之諸所與遊皆眞父兄行
及天下有名之士　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解相里
居引為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詔天下名書士郡中
推擇謝應詔重遊京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
無錫邵尚書豐城[illegible][illegible]書景陵魯祭酒太原喬尚書
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甚矜交諾
聞謝多蘊藉不賈藝先後慕覩其狀貌各詣門下苟
清狂至無問昕夕無暫門既而謁入懽甚起迎之門
延入坐數擊鮮黃旨酒飲之謝性雖酒然嚱其人每
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以故諸學士皆貯清狂書

然不計酬值直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過不報訊書語在交遊集中先是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詡爲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鉤旁綴以績紅緊簇青絛垂兩綬如緌冠青絹冠冠左右有纓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纖足屨登首絲履杖斑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貨金錢豐生產怒麾去間爲蹋踘鬪奕走馬樗蒱效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公嘗召與語公見其蝎狡叵慮易發怒欲去正德五

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凌其
上以此無貴種矣吾不可與之俱埶水火也故露拙
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己卯
反大有端矣料度其反必劫己居富默默不得志念
右貴惟王都御史智權足解脫己王都御史者名守
仁餘姚人也以學為世儒宗工特假節提軍汀贛乃
徼往依之懸書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
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閩道達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
俠者乃倏虛無人雇艤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
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反其黨吉得郭詡勝得一敵

闒然又況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納以好語入見有如逗榎鋋殺之其人跡至武昌搜及細微家不得遂返時論公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亟稱之曰鴻鵠橫絕非清狂斯人邪庚辰公返鄉里髮鬑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口以先知退也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衙昌積曰蓋聞之藝遜而攻世稱吳顧之畫有神術余不知其遜矣兩人以下余遍觀先後書者施設頗不類書何哉毛壽嗛賂誣王嫱黃門負屈禍霍氏摩詰輞川寅凝碧曹霸毛騧纏坎壈李迪黃犬遷瘴海吳輿公

子忠瓜田至如陳遠謝庭循亦以特勢供奉蒙譽此豈美好者不祥之器乎語曰目能見人之形而不能自見肩睫滿鄴攻圍無益也清狂本書者當其不受中常侍之餌其志固已遠矣及宸濠首難李頻先見得自脫以壽考終稱逸民豈非布衣嘉遯哉李崆峒寮所俾覩獨俾清狂稱其居業潔良達諷導權衡之宜也助流詩教矣人貌榮名不謂是乎近世燕人梁元靖被黑人服能貫類其遁類清狂云

崑崙張詩人詩傳

李開先

北濼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字曰子言初學舉業于呂涇野繼學詩文于何大復舉業既精諧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持坐具以進子言獨使家童代之不許遂拂衣而去且嘆曰即使詩連中上甲爲清要職亦不能也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爲提學副使有盛名或有論子言者當勸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遠世其耶然子言過于自許略不謂已有所少也所作初猶未成其氣岸已欲吞曹劉揜顏謝駕班馬衙官屈宋

厮隷豪雄與翰林江宣爰馬西玄林懋易廖洞野諸
豪俊交遊商訂倡和詩篇以此名聞天下將謁呂師
于解州乃歷房山渡滹沱緣中條陟太行廣覽黃河
紫汾凡稷契伊傅之跡唐虞夏商之墟莫不寄之吟
弄雖壯懷激烈而雅頌雍容遍遊洛川伊闕而後返
既而呂官南都則又由金焦弔采石汎石湖訪椒丘
獨上雨花臺覽西湖之勝探禹穴之奇呼吸萬里變
化百壺洪濤滉漾于目前丹霞縹緲于足下自謂與
世無二而新製桀出可與江山爭雄矣乃呈稿呂師
而避其轅于大梁梁故漢孝王之封疆而吹臺又有

文人之宗李崆峒在焉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
峒樹其爲燕山豪士夜宴餅芝忽墮以爲祥行將爲
亦一奇也與崆峒各作芝抒行俱有李杜風骨前此
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拏舟洞庭至汝南觀
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廛
之宮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
君猗猗生面相對欣然命酌陶然就醉外物曾不罣
以塞其竇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斯知
精其盈門富武庫之森列濫文筆之縱横腰蹤自至
之援手擲金聲之賦驚絕之資倜儻之節韜居閙市

寄情山水每興到獨跨一衛信其所之雖中途風雨
饑寒不少改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
驕春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晚節
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或壯其揮金如糞土視齊
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
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
之氣悲忿之音而予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
于古者乎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
行詩不古不成予言亦云太白獨歛于古會日曾行
酒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予言首首

歇廻困之各憤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斑兩句眞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傾僕妾之食而爲客卿范睢蒙廁中之恥而作秦相甯戚傭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竊五鼎烹羹爲于途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俟時而已

所著爲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說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瑰瑋之冒次而肆爲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實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覩絕目之語廣發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之奇矣予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丞子言

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殁又十年不知其爲李氏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撫膺頓足若不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父母之墓痛臥荊榛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于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過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以業汝訓汝者謂何而可如此乎于是予言收淚含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爲張氏云字書狂放卻有筆力搏鷙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爲權門公子則以爲帥閫武夫而其中之所存則固遠矣予言生成化丁未卒嘉靖乙未僅五十也予與子言文遊六七年頗稱知巳集巳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慕其名而不得其實乃撰此附諸集後子言文非不高世獨尚其詩因題其傳曰崑崙張詩人云

孫仲子宜墓表

喬世寧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紬弗用也又安忍弗壽以夭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歎也仲子者楚華容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又兄弟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兒宗玉山令副使公官郎吏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羣兒誦讀即徘徊不能去稍長頴記能屬文已即能爲詩賦其敏慧益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内諸名人是時諸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即所試仲

子無不嘉歎以夫已又轉相語縉紳閒一時名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輙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閩副使公訃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臥四年始愈益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衆焉乃歎曰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遁言十七篇遁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

興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漁庵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讙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過山翁方士亦招引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讙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即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茲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歸頃之卒人無不歎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是夢神人持璧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召邪嗟乎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有司而屬辟不行今卒卒不

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歿豈非蒼生之憾哉余於
仲子益故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傳及莊老
浮屠外家言其稱說　國朝事蹟遠方謠俗與名臣
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
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
傳岳州府志洞玄志明初略藁藏其家孫氏日抄孫
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余會
仲子湖上見漁人集益有離騷史漢之遺風云是時
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也嗟嗟
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葬以戊午三月其二

子曰斯億斯傳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佳尚書霍韜欲以諸敉事特薦仲子仲了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益如此于是按斯億狀爲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後人過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盛仲交時泰傳

盛時泰字仲交天才敏捷自幼好讀書為古詩文下筆輒數千百言聲名大振求之者殆無虛日每有作即濡毫伸紙一揮而成無留思文成亦不加點定雖刻燭擊鉢未足言速正乎子建更覺非奇也然為諸生竟累試不第嘗游吳王元美與相見大奇之贈之詩云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一時海內文士無不知有盛仲交者性好佳山水興到輒往不關家人知平生未嘗問生計喜賓客四方客至者嘗滿座日與飲酒賦詩間舉古玩書畫贈遺之不惜也其脫落不

稱皆如此類後以貢至京師歸未及仕遊大城山偶疾卒於途善隸書畫山水木石效倪雲林筆法有集若干卷藏於家有子一人敏畊肖其博雅

盧柟傳

王世貞

盧柟字少楩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頫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爲人跅弛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駡其坐客毋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

以張吏術耳謂梅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梅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梅吾旦過若飲梅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屨相蹈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昃不來梅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梅故徐出坐久之梅獨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梅者爲梅譏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亾何梅干掫其役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梅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牆隕事聞令令色動曰

嗜紫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奴狀當搒抵坐獄具上報可搒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寃者而會搒鄉人間嘗侍飲不避搒目攝之去已來爲獄吏夜縛搒格箠之數百臀腫悉潰爛且奴吳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鞫曰盧搒既用事逮繫濟獄與幽囚伍背情迷惑目森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呼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搒微彤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

委僮海岱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遝雲雷之霆霸兮踥蹀改南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惠兮毋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靃[illegible]於秀漢兮芙蓉雕而尚粹溘衆谿鯈而進兮應龍贇贇而下恥偵蚴虬以稱談兮領佗攫而逮惴億錯指以舉號兮朋駓駓而決背倏恍怳以憤虛兮覺懷妊而因棊柵母陳夢北夜有娠謇余降於衛許兮幼好姱而岐嶷發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劒之陸離朝騁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擊招搖以為袪兮履彗星以為綦余長喟其歷之未瑰兮動修余之菲芳

裁薜荔以爲衣兮束蘅芙之翠裳集菌苣以爲藉兮
椽杜衡以爲帳揭旌於蘭皐兮税駕乎芳之塘余迅
滅轍以高舉兮汨鍛翮而塡濆謂曾參之殺人兮談
市虎而成濆蒼蠅習習其貝錦兮瞀目敝明月之璀
璨嫫母慭以矜嫚兮擯酉施之頳姣而目眴蝮虺侁
侁於几筵兮戈鋋森森以剸余目既阸余之倅㕍兮
又韄之以鈇拳伭曼睩彼仟狌兮桀血斷而封矙窅
鬭怒以蹲踞兮覗將蹝跜而鷸鶬檻槮蝹以黝虯入
梗倔蠖而曆黳翳緑緄緄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
窘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迴廻而怫懵目炯炯以彧

見兮竹鐙勿而復瞶神軼氣習習以涸潰兮精憧憧
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悁悁而增哀嚴冐淫
喔以齒余髮兮魑魅舍晞而譆譆傈嚚嚚相喃以對
泣兮御糺糺而呵䕶般遠余兮紛悠繫鵩鳥之巢歧
睼兮馬能戕此軀也枕雕虎以燕熄兮又誰知不我
度也悲時晷之邅邅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
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駝志乎雲中兮棄精氣而相
伴王喬衙衙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偊偊獨
日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大吳
搖首而振慤歷太山之坎坷兮魍魎歔眕以當路懷

後蹇以在椰兮雖輕捷其焉夫鳳凰之罹罻羅兮縛
芟芨之華羽抱鬱軫以顧兮呼蒼天以爲直戒五嶽
與齊服兮俾河海使聰極咎繇遽以不聞兮玄武避
而莫測何羣神之豈豈兮蠹炳爍而罔恤夫余既不
能蟬蛻於兹蕪穢兮彤㚒風而長鶩心結思於大荒
兮魂煢煢而上度淩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
載玉女於後乘兮傷豐隆以先路羲和儆以驂乘兮
望舒矜而儆御征輕轅之閶闔兮八鸞鏘鏘以迴步
承雲霓之氛霧兮靈旂纚紛蟉虬乎翠羽挹朝霞以
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

[illegible]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間緪瑟而咿嚶虙妃欷歔
以梏軫兮潛沓語而沈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學
緒乎三兊揆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叅秀
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瑯解珮乎扶桑睇南州
以姿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颷兮謁炎帝
於清宮何蒼梧之蔚薈兮重華移以楊靈湘密隣而
潙澴兮二妃胡為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覬犀收
於金樞氣浩浩以彌曠兮溥晻淡而誰須朏王母之
仙姝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為約兮歌白雲以
相愉荃既嫭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軺舁王轂之

磤磤兮指乂門而並騖軼鍾山之幽駌兮令照之以
燭龍名玄武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鸞鳥爲之
先後兮閼太乙之繚垣靈劍剡以黝約兮鳳凰承旂
而飛軒雷師硍礚磕嗑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
護屭屓以繼余兮閶吒噁而俾還卒撓澥反此蒿祢
兮潔莛篿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
化互渝兮斡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沌造化洶
穆兮禍福無門聿性命之羅言兮詎知其極萬物糾
以雰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
廬含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

非

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
光於黃熊貨龍隧而下積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
以膺夫命[illegible]鉞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
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鉤而桓榮仲連
談笑以却嬴兮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
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狷
介以自湛兮夷顧頷而振古夫遁困無涯涘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寂漠兮斯貝人之攸居從委命
而乘流兮遊寥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槪泰初之
菝菝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

壤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襞荏蘼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皪而千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嬰璠余嬈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摯夫君胘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嫕嫛系曰天地絪緼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秪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緘悲歸來卜巫陽厲志肥遯合大章發我所思衆無難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道構戈自到火烧其廬于幾家咸負貸不償構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構摯有所覺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寻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
濬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攜柟賦游京
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寃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諸君
不以時白之乃悶悶從千古哀湘而吊賈乎陸光祖
吳人有心計俄謁遂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
鬼薪輸作三歲盧柟旣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
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
王覽而奇其文立名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
置邸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辯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嗚虖飈風倏忽而爲辭

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酔故態畢發駡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婦嚅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爲文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勸邑吏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稱世貞嘗爲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慨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略曰余跡盧柟所遇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悠然詩之風

嶷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
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
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
爲賦若玆乎哉即盧生所就幽輸放招凡三十餘篇
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
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
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
先構而室哉構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陞光祖爲
祠部郎踰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
三日卒壬生曰構未歿前生一歲妻歿二女其一踰

二十不嫁搆亦將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即中不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毋收者故爲之傳其行略欲令後世知有盧搆耳予亦愚辭量矣搆不遊邑令家不破亾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鵝池生宋登春傳

鵝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頗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匹嘗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徒倚誦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聲擊筑乘印諸賢憂忿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強馳騁閒出其餘智為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殞而葬者生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勸生

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
以是里中盡目爲狂生亾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
妻子女五人俱相繼亦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壒之外乎遂舁家於其兄而自橐書遠遊游
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館之塾舍二年生默
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
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某以詩遊公卿間聲
稱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今乜尺
軀津津謏貴人丏活耶居京師月餘亾所遇又去之
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覩秦皇帝遺碑遂居長白山一

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
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
工眼騷騷白匹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
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訪伏延陵季子
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
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窺關陝澤潞請
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餅粟罄矣寺僧厭苦之
生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圓持至市中當得粟已
而果糴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
繪則日擔米詣寺門相胎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

山樓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人始怳知生之脫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慙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遡巴下荊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絶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洛襄過京山生所跡蹤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衙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爲丹砂白石者生挾二童于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遂王奇其詩名謁便毀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兒子宋餘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

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荆州守聞生高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太守至再始見明日生戴紫簪冠衣皁縐衫報謁據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顯妄亾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廨中而太守之豪吏泰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是太守紿我也比隙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蒸僵倚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龎

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齎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衷敗衲行乞於途自江陵豕足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揶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者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于海

上而豪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彊也居三月
别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雖嶄作矣盍定計
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
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亾得脱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
又爲人倨卒以狷介故不及于難後遊石首爲少年
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贊曰昔孟
襄陽以詩窮顧藉與荆州張長史盬田王右丞游二
人嘗薦之玄宗朝即不用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
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陽者如閒居云平生款段
馬不識孟嘗門淸明日海上云一盂寒食酒東海丘

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化也及考其游跡幾遍天下囊中亾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殺窮餓卽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卽貴人自見之意稍咈覓掉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爲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尼彌甚矣然非其所自取徒以羈旅故爲少年所乘此韓淮陰他日名而賞之者也何逆韻濫逃世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蘗裋褐不厭而已者豈斯人之謂歟

草橋先生鄭瑛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鄭氏名瑛字仁賓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覩其成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儁稱選爲學生與邑人王一槐洪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然倚又淡少當世之爲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絕出肵近爲奇先生素多疾以是益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倪已委身載籍矣當從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榊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材猶欲

罔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書金石之刻疑以益富而貲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厦列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攬要躐華剌抉眇細摘瑕指纇辯同異得失而著爲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綏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絅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爲交友云先生爲人樂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掛吟

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牙未有覺者先生
獨先以爲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豎子不足
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下顧公故吳人亦
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
壻利其財謀危之百方幸不死其後死皆棺歛之初
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爲工部郎中卒先生爲撫定其
身後事甚備其于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
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葵忠録二卷青史
衮鉞六十卷七脩類稿五十五卷許應元曰昔太史
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

剌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易乎慨鄖先生所爲書
總儒墨兼釋老雜方技鈎術數攬稗官風謠蒐羅貫
穿進退有意其用力亦已勤矣儻亦有談固之心哉
用藝文取士于兹千年學士追趨逐好隨時上下以
求利祿遠乎未流陋簡已甚操狹而欲奢用力少而
取肅多童昏皆可爲也以先生之才也布大然不以
此易彼此難一二爲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
又有錢塘王濬亦與予善

錢孔周同愛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快跳奔迅之氣感槩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閑達不任檢押所與游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拘檢恂愨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得為數時日不先輒奔走相見見輒文酒讌笑評隲古今或書所為文相討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沮君子重王君履吉雖稍後出而游好為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

也其所友必背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
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湛
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肆陳圖籍時招集奇勝滿
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臨據槩呼盧憑陵翔擲或醺
賦詩負軒而歌遨然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
今已矣父游中有如斯人可復得耶性奇嗜書每所
全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室
小說無所不于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
楊之書讀之殆逼有所得隨手人記積數巨帙至
所不喜雖世指以系切要而君未始而注目也為文

奇崛深奧蹟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詣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條然如出磵鍊他人洮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鍔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洮深訓故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剽竊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於後試弟君高等成以爲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爲陳公所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

不會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舉止軒昂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竒窮骯髒迄於不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末疾行殺疲曳每負杖而嬉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讌談謔浪逶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眞雄俊不羈之士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爲常州府醫學敎諭避亂來吳遂爲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醫道宗道宗生大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illegible]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

王履吉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爲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爲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倚之其眞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遡之自非遡古今關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成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行經子爲經書皆一再過爲文非還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

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丱角即與余游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遘疾而死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復約並以儁造選隸學官婉孌儷逸翹然競爽既而復約舉應天鄉試薦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游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俛俗之言未嘗出口風

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盛而
篤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
樂親附之性恶宣譁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
居洞庭三年旣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
侍不數數入城過佳山水輒褫然忘去或時偃息於
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
迹其所爲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
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
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
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

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
離既各授室而聯裀共食視室處之時恆倍也君卒
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郝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
家以葬君屬徵明爲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
別號雅宜山人

陳山人鶴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椰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椰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椰君所為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安取於知吾翁哉噫椰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畫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十餘巳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韄弓矢以自匿其芯所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几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受官者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楊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詼嘲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拘類儒行玄釋

凌跨恢弘既足以櫶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己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隸草稗梵巫史祝咒擢歌菱唱輓章薤辭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數酒政閫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韻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箧山人又喜

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値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揮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酬酢去留月皆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谿集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謝偶見之諸公既與山人交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闊視雜以嘲詼無不氣折心醉領內文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

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孫公官又皆尚書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詣貴稚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責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驕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與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

山人獨稟之此殆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皆盡知山人邪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都君當朝賀以予表若郗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徵士彭先生年墓志銘

王世貞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皐伯通梁伯鸞其人者然其文采不少槪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則夫修辭之士外恬穆而中動狹者又何擇也余爲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死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死矣即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耇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爲跡匠心成一應不徇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

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吳者遂爲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爲新會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精專其志而朝夕之曰柰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爲子而新會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爲人父者之樂也彭先生少穎卓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而不喜齷齪習舉子業新會公亦任之曰毋苦兒飢用是貴作乃翁無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先生毀骨立悉廢著而喪葬家以日益貧顧其學

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為文章工詳腴下筆不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誄詩大氐宗盛唐唐二杜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魯公家廟率更九成行徧翻翻看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生書及詩若文為愧郡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廉上提學御史貞定楊公為下博士師帑徵彭先生入郡庠而歲廪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為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廪曰是升斗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請於後御史靳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為儒生

[illegible]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能畢時吾不及時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既雅已慕彭先生爭納屨謁請至則奉酒炙爲壽彭先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傳寫之至紙爲貴彭先生不爲家裒橐中無贏金即以文請得少羸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日游於酒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人倫少弟没無子養其婺終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未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婦苟以一簪珥負二姊者即爲負彭先生彭先生既豪於文

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臧否人故欲試之沃
之酒至醉益之酒益恂恂溫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
先生爲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穢相罷以身後託彭先
生裹百金裝爲聘亦謝弗就問其故笑而不答於乎
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
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强無疾晚得少疾即枚治
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
爲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怍
弗敢詰既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已而吳人張
伯起爲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

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脩然而逝彭先生生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十有二

天池山人陸采墓志銘

兄粲撰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踔厲英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鋭意爲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贄以所業偕一見實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

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為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躓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為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忼慨士吾且往觀焉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懐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欷泣數行下居亾何竟

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
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實天池之
麓亦若其冥契云陸于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
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
都公女繼娶邵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
枝側出女一邵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二嘉禾嘉果
君性傑易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
搉今古品藻人物機辯鋒出莫能窮者而確執自信
不肯詭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觀
致怨懟不恤也其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規摹盛唐晚

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調笑率然之作亦緼藉可善獨好聞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黠者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他如幽冥物恠黄冶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録多至數十百卷藏于家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爲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予死矣銘曰　吳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夫

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穀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編袠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户屨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口懸罄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益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

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尠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
副在名山也又盡裒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
誌若傳而聯掇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座下及几榻之
微亦必羣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性
復勁直不能容人卽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藐之以
氣語以私者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
貧且老有子允治繼其風而同先生時有陸治叔平
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
繞手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卽迎致花所
割蜜脾剝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百支

門剝啄如弗聞矣倜儻嗜義嘗貢以與其弟腴田數頃盡棄以構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藝知兩先生謂知兩先生哉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烏辦此乎讀書萬卷烟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蓋其品絕矣後有蔣乾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茍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為宰表其廬為東海冥鴻殆庶幾焉

黃淳甫姬水傳

馮時可

黃淳甫先生有子曰嘉芳神姿清舉雅懷有槩所稱詩多深致余心善之與酬應無間而君顧時時念其先公也曰小子詩何能嗣先人哉日幸以公之重而序先人詩是公之不棄其孤而使孤藉寵靈以不死先人也余小子其何敢一息忘獨念先人所不死者更有在而人未悉也必託公以垂遠小子終身志之不佞乃爲先生作傳先生名姬水淳甫其字其先汝寧人以校尉謫蘇州因籍焉至曾祖暐用經術舉進士官比部郎有聲一傳而祖異以貫雄郡再傳而父

省曾以藝檀代黃氏遂爲吳望族先生籍祖父遺業少就外傅穎朗夙惠父著膝前每有占屬應聲立和多雋語賓客滿座一見咸能志其姓字起居莫不越旅提耳相顧詫曰不意黃童復生於今遂令江夏不得獨奇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傳誦郡國性至孝母卒柴毀幾不能生而又虞傷父志人侍則拭淚佯嘻退則閉戶標踊爲孺子泣兩目幾損迨父見背銜恤益甚酸感傍人盡斥橐中金營窀穸已又棄負郭田梓成遺書自是家日旁落且以積衰成瘵度不能治博士業而試復輒左嘆曰吾少不自量妄冀經

明可芥拾第也買用不售如命何夫所以宅於秸莞矻矻嘔嘔呻其佔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循衆軌釋親旦暮也親不待矣矻矻嘔嘔不自止將以奚爲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飆石火也匏瓜自畜坐成腐朽是不能以名而寵榮親身又以名而捐親所遺之身計畫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興言詠嘆郡有開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淸曙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颷飀響若空山先生攜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爲三峨五岳乎哉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茍趣會其韶秀

而華麗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于旄
挨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服辱長者或強為贈遺
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嘗橫施里中
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
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腓也得毋貴人
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曰子知會
心不在遠何廼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
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覩階庭以几席覩雲山鳥飛
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依我以濟勝之具不發拳
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子

顧欲奪其所有而強其所無何天憐之而予辱之耶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毋諜諜矣客又曰尚同因非眞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賓豈我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中某舅夷作賞先生因攜妻子僑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許邀笑曰此不減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名游家岡則笑謝曰覩足矣惡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幅棲相與倡和即最能詩者爭下先生所著編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流僻雅淵然亦無塗

爾凡稗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輕俊微傷於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麤淳甫乃能剌矣司寇每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閒人亦以司寇紛紛雌黃獨此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指稍贏則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旁究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貲有幾不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性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淸美攜酒自勞曰此亦

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壽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而羸瘠然役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泠素侶爲開一徑雲間有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奇婉逸每衣隊衣弄扁舟五湖閒信風來往一日過吳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過晨夕拍浮白見陸生引人自遠不必山水自後吳人始知重陸山人乙丑予寓虎丘先生走訪已而偶予書覽則以陸山人故先生書學祝京兆而遒逸過之方其淋洗雕飾發服矣評亾能小與先生者及與至命管書其所撰吟詠夏雲秋

蓬低昂奇變已又彷徨吟嘯清會要眇韻空㷄而廻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遒上自覺一座無人即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眞人矣末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然亦用以娛適不爲副在計以故挂漏者半先生沒後季子嘉芳泣而傻行索諸大父行獲其遺文若干篇手自讎校爲全集而給諫顧與賓實先生倩左右其事給諫篤於誼悼其婦亾竟不再娶憐其諸孤情踰其邇至是感嘉芳意斥產資剞劂焉集行而先生名益重人咸美嘉芳爲能不死先生噫先生所不死非詩也

贊曰古人不得志則龍蛇其聲銷矣託藝業以名其猶未甘闇汐乎若夫借交求伸居間自潤嚚埃之不振拔而沾沾然曰高也寧無辱烟霞而垢薜荔以黃先生之藝業足自矜嬚而息心人外如逃影然斯所味與近代里閈士異矣河汾仲淹稱述天隱吾未敢用以標目曰地隱庶矣夫

王應電傳 字學

郭子章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文恭公泰和陳子虛與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初著周禮解巳著同文備考而自序序曰道也者文之體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輔翰也溥之宜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音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恒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靡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皆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

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判洪濛而闢之者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賁如草木易知易從矣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爲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良膺眞贋不可復別取二三體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已見盡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眞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爲奇巧或欲布置以爲齊整參縱者

傳譌以爲博滯陋者執守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

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卽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裁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毋則人

所未講也故書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能違也字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綱布泝流而溯源理之如攻玉揣以用甲勾乙損盈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大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

書直科手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于鳥跡柿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栽於鐘鼎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於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電蒸竊取之矣後有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惰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其官曰論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為也我　高皇帝操

三重之柄叢尋徹之善音命儒臣爲正韻矣但
假給問以小篆正楷書之誤而赤霄以古文正小篆
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蕩
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
夫室天子之北宮也璧實附之爲文書之秘府而五
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
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生值其昔化機自
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張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
不遂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諧厭
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又著書法指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皆有裨於小學應雷卒于虛經紀其喪并贍其妻子爲刻周禮及同文備考二書

頌衣生曰王荆公字說自謂亞於六經當時爲蘇子瞻劉貢父輩嫚笑書遂不傳今旁見於韻會爾雅翼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朝泰和縣胥近多遺逸弗傳明齋備載同文序姑存字學條半恐他日復如字說之湮沒耳著書甚難而借書者甚希弗爲之三嘆

古行翁王奇墓志銘

翁姓王氏諱奇字世英其號古行者薦士大夫稱之云爾翁初爲諸生穎敏絕人於尚書兼通易詩二經凡數十萬言翁皆成誦且兼通天文卜筮星歲之學或曰有異傳焉然自得爲多提學彭先生和試其文奇之再舉不利以友兌白有司至于訐且亢退學張先生悅謂非規也黜之同事數人皆力訴以贊翁得落落鄉里者數年成化壬辰其友潘提學稍以進士起復上京師謂翁曰子盍迄遊乎天下之大豈無知子者翁至京師董司寇昱館翁於鄉縣里第爲從子

歸久之欲妻以姪翁曰非吾耦也辭焉有薦爲泰廳
仗敬讀者或毀之冢宰尹公翁見公言無𠦑辭公色
於堂翁悵然而歸遂漫遊金陵三原公在兵部方爲
樞貴所尼屬翁筮之翁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巳而果然時翁在京師或勸謁之翁曰今吾不
可謁矣乃復之金陵既而又之京師居數年之江西
之河南之山西之兩淮晩而東歸徘徊吳越之閒者
凡十年翁雖以術遊然惟神而明之之義不敢自怠
於修凡語人又必附于服惠伯之說故搢紳先生以
儒者待之翁亦以自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敬者三

人謂謝新建胡淳安及予予媿乎其言予侍養歸之二年翁自其家以其子宗元來訪翁病濕將死宗元請徙館予不可既愈乃歸越三年庚辰訪其舊令楊通判修于溫歸三日病卒閏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七於是宗元校書于我二泉書院予嘗許爲翁傳其卒也宗元以請遂爲之銘翁在金陵吏部官欲黜二御史而問其命翁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逮重囚主者稱翁筮之遇恆之大過翁曰五爲困圉賊入矣其爲逃之計其後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欲

其女病問命於翁翁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必後當生二子即欲歛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翁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旣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翁在淮安倪總漕直閒張冢宰綵之命俾爲書寄之翁曰是固大斷然今將敗矣吾不敢爲書也是歲秋游獻谷山中仰見玄象嘆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數事其尤異者其他事尚多不書翁孝友天至有所得歸付其弟以養母母年九十餘翁爲兒態悅之

有嘉果必袖以奉然介甚苟非義雖千金不顧即受於知已亦惟足用而已京館人被誣繫獄翁爲直之其妻邀夜飲翁閉門不納明日徙去聞人之善亟稱於人其有不善面詈之至不能容陳知縣袞舉鄉飲大賓再拜請翁辭之曰無瑕者可以與此吾豈不自知哉此皆人所謂古行者翁之先在宋有諱實夫者始自杭州徙居天台又三世至翁之曾祖貴亨永樂初以人才舉官至光祿丞祖伯玉甫父仁禮教授鄉里門多顯人毋楊氏翁自知數奇不受室以宗元爲之後

張明鑑萬允萬祺合傳 星命附　楊廉

世之善談命者予親見之得二人焉張君明鑑萬君允是也親聞之得一人焉萬君祺是也明鑑推予命時予尚少謂必貴對人言之其批語有誥封三代之榮名垂千載之類之說歲丁酉予與涂卿儀李充昭計偕北上邂逅允於番陽湖謂卿儀進中甲科謂予後十年乃中中必如鄉試剝文至充昭方呼酒飲予三人未及言而能文年卿儀果登第至丁未曾試三場舉予與涂卿元遊之謂予運氣後年分好必中恰似翰林官且有慢騰騰地眩烘烘之說謂卿元運氣

汝考官已取起文字矣出門黃門繡衣横飛直上二于年好運是年予二人果中甲科鄉元以給事中累轉左布政至庚午年乃致事予初選翰林庶吉士在任途每久之乃轉一官允又謂予登科後三五年接連生三四子無一不驗至所謂刻文亦與言於番湖者合嘗聞張叔亨戶書云為御史日祺以工書監易州朱厰遂之飯以官尊不敢問以命祺詢其八字即應聲曰君此後停祿十年再起至六卿亦無一不驗胡鑑瑞州高安人過刑易祺允皆南昌人並出三考祺謙謹允伉直俱有士風祺嘗推 英廟當復辟因

此漸至大官允亦官至鴻臚丞三人談命如此而世
之袪此術者眞所謂談者牛毛中者麟角耳嘗觀韓
昌黎銘侍御史李虛中之墓序其深於五行書推人
貴賤壽夭百不失一二若三人者端不在虛中下惜
無退之暨爲之傳信於後代耳然退之稱虛中其說
汪洋奧美萬端千緒而棋允輒數言而決此又不可
曉者也姑記之亦或有因予言而知三人者哉

山人徐渭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爲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草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竊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佳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公願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奬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嘵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

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傲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與文章數起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禽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朞賄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

疎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遮手拒扉口應

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
問何居曰吾啖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
業客幕時有餽之兆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
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竊手
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繢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
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
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
倚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
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
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北

歲公思爲渭地諸廉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言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摘過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

父總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
譁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
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滑貌脩
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
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
文長自古業盛行操觚者矗言齊宋知務觀者鮮矣
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
葢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
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磨者秋潦縮原泉見彼涸豈氾濫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没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絶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終